

识鱼

□ 包光潜

假日返乡,大妹给了两袋河里的小杂鱼,欣喜不已。所谓小杂鱼就是城里大小饭店里兜售的小河鱼。如果它们来自没有污染的山溪或小河,不仅味道鲜美,而且是绝对安全的绿色食品,以山涧杂鱼为佳,备受众人追捧。归梓识鱼,情愫缠绵。何况这些鱼儿都是我熟悉的。小时候,我不仅殷勤捕捞,还不厌食之,虽然缺油乏盐,却也津津有味。可熟悉归熟悉,未必都能叫出它们的学名,就像童年的玩伴,叫了一辈子的乳名或绰号,到最后竟然不知道他们的尊姓大名。随着阅读范围的不断扩展,尤其是我喜欢关注自然,渐渐地能够将鱼们的学名与俗称联系到一起,譬如老年人称之为汪勾丁的,学名应为黄颡鱼;胖头鱼,学名叫鳊鱼;镰刀鱼,实乃大刺鲃……有的知道其名,却写不出字来,譬如沙钩的“钩”,鳊鱼的“鳊”,翘嘴鲌的“鲌”,鳊鱼的“鳊”,青鳉的“鳉”和鳊鳊二字等。有的小鱼儿根本就叫不出名字,譬如有一种叫“老不死”的小野鱼,尖头扁嘴浑身是肉,就是长不大,极少超过10厘米。后来,我才知道它们叫麦穗鱼。只要有水域,几乎无处没有它们的身影。即便竭泽干塘,来年复水,它们照样神仙一般飞来,好像它们一直就躲藏在地底下似的。家乡许多野生鱼类已经绝迹了,或者变种了,而它们依然如故。对于钓鱼的人来讲,最讨厌的就是鳊鱼和麦穗鱼。它们最喜欢抢食鱼饵,无论是蚯蚓、红虫、面食等,无不是它们的美味。只要钓位出现这种情况,水底下大抵是没有大鱼的,要么再择新址,要么静静地等待大鱼驱赶这些小鱼儿。有的小鱼儿直到现在仍然只知俗名,不知雅号,但并不妨碍我对它们的喜爱,譬如家乡人称之为“痴不挪”(音)的,长相短促,黑不溜秋;大头大脑,浑身是肉,仿佛肉坨。这种鱼其实是呆鱼,它的运动量极小,整天待在泥潭或裂罅里,极少见天光。老家所有的小野鱼里,它的个头算大的了。因其黑黑,有暗斑,故而显赫于视野。小时候,我用套箕捕鱼,没少见它们的影子。

顺便说一下套箕捕鱼。这种捕鱼方式普遍印刻在许多人的童年记忆里——将敞口套箕置于沟溪的边沿,生水草处为佳,然后左手按压套箕,右脚在水底杂草丛中快速驱赶鱼儿,朝着套箕口的方向,最后迅速提起套箕,往往收获一二,不是小杂鱼,就是泥鳅,里面夹杂一些水虱,偶尔有沙钩子、麦穗鱼或“痴不挪”,便欣喜万分。大妹给的小杂鱼,虽然已经刮鳞、剖腹、冲洗干净,但依然能够分辨出各种鱼色来。除了常见的野生小鲫鱼,还有鳊鱼、麦穗鱼、鲫鱼、沙钩子(学名应该叫蛇钩)和“痴不挪”——这种鱼现在很难看到了。酸鱼现在倒有了,只是没有原来好看了。“酸鱼”就是中国野生斗鱼,色彩光艳,异性相好,同性好斗,故曰斗鱼。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夹杂其中的一条刀鱼。刀鱼凶猛而小巧,一般成鱼不及20厘米长,背上都长有鳍刺,恼怒时,一副狰狞相。显然是进化的结果,用来防身自卫。这种鱼本来家乡人是看不上,嫌其上不了台面,但近年来却很吃香,特别是野生刀鱼,一经打捞,便待价而沽——小家碧玉变成了大家闺秀,这叫华丽转身,刮目相看。我对大妹夫说,下次回家,你带我到河里捉鱼——这“捉”中便包含了“摸”和“捕”。捕鱼的方式太多,如箭,如雷,如箭……以钓为雅;最能慰藉乡情的,莫过于摸鱼儿,大家伙一起下河,扎猛子,潜水……那是多么爽的事儿!

登临圖山

□ 孙建远

圖山的这个“圖”字,在《辞海》里也不过只有两个词条,一是四川的窰圖山,一是镇江的这个圖山。它的发音,本该读“随”音,可到了镇江东乡当地人的口中,就读成了“徐”音,有点让人莫名其妙。而当年一般的印刷厂,也极少有这个铅字。圖山在镇江东郊,离市区也不算远。可是仍有不少人并未去过。近年来随着媒体的宣传,对保护圖山以及重振旅游,无疑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圖山的历史与现状,圖山的种种传说,都令人怦然心动。其实从三国时期开始,圖山就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江防要地,自晋至元均有屯军据守。宋时设置圖山寨,抗金英雄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据守圖山,大败金兀术。明代嘉靖年间,为阻击倭寇入侵,在此设“圖山营把总”。清雍正年间,设圖山营。最惊心动魄的,是鸦片战争时期,圖山守军痛击溯江而上的英国侵略者,拉开了英勇的镇江京口保卫战的帷幕。恩格斯那评价镇江战役的名言,至今令人荡气回肠:如果英军在各地都遭到同样的抵抗,他们就不会取得南京。抗日战争中,圖山又成为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。去年初冬季节,一场寒霜,一层薄冰。太阳升起来普照江山大地之前,是浓烈热烈遮天蔽日的大雾。我从镇江返回高桥,汽渡停航,索性带了面包、矿泉水,一路玩到圖山去,沿着台阶往上攀爬,以至上得顶峰,距报恩塔只十来步远了,两眼还是一片朦胧。也不害怕,倒有些新奇与刺激。那塔,从大雾中猛然突入眼前时,很令人震惊。山上的报恩塔,又称“万人塔”,是当年数万人从山下将砖一传递到山上才建成的。建塔者乃明人陈观阳,进士后集资建此塔,靠的是万人之力。人们都喜欢到圖山春游,其实往秋的山里去,入冬时分郊游,情趣更好。那时,漫山遍野灿灿的山茅草,色彩神奇。满目绿的苍翠,雾的缭绕,还有山岩表层特绚丽的苔藓,都让人惊叹。在登山途中,偶遇一位护林人,正在路边吃着一碗用山菜煮出来的小芋头菜粥。听他讲起政府关闭了山上的十几处采石场,保护圖山自然风景资源的同时,还提到了圖山上曾经存在过的72洞。他曾经沿陡峭的山壁爬下去看过其中之一的箭洞,下面就是开阔的江面。它高悬百丈山脊,横空如桥,鬼斧神工,传说这洞是后羿射日一箭洞穿而来。他又遥指西边某处告诉我,说那儿还有个洞,叫桃仙洞。报恩塔是钥匙,桃仙洞是锁;宝塔放雾,桃仙洞收雾。伸头去看,太阳出来了,雾气正在散,可不是吗,一团一团的雾,真的像从塔里涌出来的哎!远方那个叫桃仙洞的地方,仿佛有一张大口“啊呜啊呜”地把雾全都吃了。雾怎么到了那里就没有了呢?我忍不住惊叫起来。然后他津津有味地提起了透洞、盘篮洞、扁洞和蝙蝠洞,等等。他说,当年,每个洞前都有庙宇,每个洞中都有山泉。老人无法一一说出72个洞的全部洞名,我也不能一时半刻走遍这方圆数十里的圖山。好想什么时候能踏遍这秀美青山,找寻那些还健在的僧尼们,把圖山72洞的故事一一写出来。其实,要品味“深山藏古刹”的意境,去看绍隆寺是最好不过的。它恰恰是镇江金山寺的下院,是僧人圆寂升天的地方。绍隆寺位于圖山风景区的五峰山里,高大的樟树在禅寺前生长得很抒情的样子,四周的参天林木,宁静幽邃,脱俗到了极致。据说在绍隆寺大殿藏经楼的殿堂里,有一块即斩即长的“龙土”,去年曾亲自去看过,虽未亲眼看见,倒是透过窗棂,里面一副对联:“静中观物动,闲里看人忙”,绝妙得很。在圖山那一带,还有一种民俗,人们习惯在清明节的第二天上圖山,并且把这一天叫“黄明节”。在方言里,把“亡命”说成了“黄明”,清明节祭家鬼,而亡命节则祭野鬼。这么一处不大的地盘,也曾经涤荡过几千年的烽火硝烟。写到这里,圖山这个“圖”字,就不只是书写的稀有了,只有真正去读懂圖山,才能从中读到关于它的那一页厚重的历史。

在桂林侗族博物馆,我看到了一个久违的物件:扬谷器。同行者多不识之,我亦快四十年未见它了。里下河农村通电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这在当时就是一件充满神秘色彩的大事。在此之前,人们对电的认识可以用一片空白来形容。通电伊始,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:是谁用什么方式点亮了灯的?为什么电灯点不着香烟?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对电的了解慢慢地加深,电对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。机米厂就是电力在农村应用的一个典型,它让农村在粮食加工方面产生了质的飞跃。这里的人们习惯把用电加工粮食的地方叫着机米厂,米厂则是对公家专门加工粮食的地方的专称。米厂差不多一个公社一个,而机米厂每个村都有。我们村的机米厂在村北头,离村子大约两三百米远,四周无房,是一个独立的存在。它是一个综合体,机米厂和排灌站二合一。排灌不是每天都进行的,排水通常在每年的梅雨季节或发生洪涝,才将内河的水往大河里排。而灌溉是常事,一年之中差不多有三个季节要打水,只有冬天不需要。村里人把灌溉叫做“打水”,这个排灌站真有用,全村大约有一半的大田要靠它打水。每次要打水了,负责开机的都要沿着灌溉渠转一圈,防止有孩子在水渠里玩耍。我比较喜欢看



云水深处 徐群摄

葛:青烟蔓长条

文/图 李军



草木有心
CAOMU YOUXIN

最近写了好多植物,旱金莲、梭鱼草、毛地黄、鲁冰花,清一色漂洋过海的舶来品,于是就想写一种远古就有的植物,我要它从诗经走来是书香。葛就是这种自带文化气质的植物。《诗经》里的葛有浓浓相思。“一日不见如三秋兮”,现代人真说不出这么肉麻的话语,用最流行的网络语言就是,这把狗粮撒得我甜蜜到胸;《诗经》里,还有采葛制衣的歌谣:“葛之覃兮,施于中谷,维叶莫莫。”漫山遍野的葛啊,长得又绿又长,藤叶四处蔓延葳蕤繁茂,男人采葛,女人在家用葛纺织制衣。男耕女织恬淡自然。葛衣是最平常的衣服,葛,也是古代最平常的烟火气息。葛的生命力有多强健?我记得长山有半面山坡因采石裸露,一年后,发现那里牵牵连连长满了绿色的植物,乍一看叶子像黄豆叶,细看却是藤本。南山脚院边好多树上爬满了黑压压如乌云压阵的葛藤,让人分外心疼,好辛苦的大树!葛就是豆科类藤本植物,匍匐生长,所以很短时间可以完成浩大的绿化工程。爬上山坡、树枝、山石,甚至翻越电线杆,那种霸道凌厉无与伦比,经过其他地方其他植物基本片甲不留,最多在边缘处苟延残喘着几

棵稀稀疏疏的枝子。葛花秋天开,跟叶子的强悍不同,葛花是温柔的紫,一穗穗小小形似豌豆、豇豆,花序如紫藤,不过紫藤花倒挂,葛花是朝上,饱满昂扬又像槐花。在山野的风中就像一群群展翅飞翔的小蝴蝶,很是明媚美丽。葛花不是花瓶,除了好看还有大作用,中医认为,葛花有千杯不醉的醒酒功效,还有养胃、护肝、醒肝、补肾的功效。身边几位常喝酒的兄弟,下次赴宴前你们口袋不要偷偷藏什么片仔癀,记得手心攥几朵葛花儿,一边喝酒一边往嘴里揣花,保证千杯不醉。葛绝对是野外最好的植物,因为小时候我家的猪特爱吃。猪猪爱吃的紫云英、灰灰菜、蒲公英、马兰头等,现在不都是大饭店招牌绿色原味生态菜?只要就能发现一处葛,喜上眉梢的我们甚至可以三五分钟扒拉一篮子,剩下时间跟小伙伴们在坡地胡闹疯玩,那个痛快!葛在古代作用非凡,葛衣葛巾是最平常的衣服,还有葛纸、葛花、葛绳相伴,现在葛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地下块根:葛根。比山药还大的葛根被挖出来,可以直接煮了食用,不过据说口味很一般。在人味越来越挑剔的今天,葛根最广泛的吃法是被制成葛根粉。据说有丰胸美容、清凉下火、解表退热、生津止渴等功能,还能改善高血压病人的头晕、头痛、耳鸣等症状。此外,还可以酿葛根酒。旧时人们没有手机电脑,最爱的就是山间的风和地上的草,



云水深处 徐群摄

等电

□ 张明军

困了,他好像才躺下,呼噜声便喷薄而出。我呢,常常躺在靠墙的内侧伴着他的呼噜想一些莫名其妙的心事,或是透过窗户看天上的星星不时地明灭。其实,等电也不是每回都能等到的。农忙时节,有时一连十来天都等不到。每碰到这种情况,果子来子都会叮嘱我第二天再来,我俩对彼此一起等电都习惯了。电来了,我经常不知道。大多数时候,我都是被果子来子叫醒的。我睁眼一看,往往是米、糠是糠,他都已帮我加工好了。如果不困,我也有自己包来的时候。机米、夹糠都被果子来子包了,我得比较多的时候是用扬谷器(村里人叫它“风箱”)风米,其情其景,四十年犹历历在目。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久,我就离开了家乡。一晃,几十年了。我不知道村里的机米厂是否还“健在”?但那个和我一起等电的老人已归道山了。我听说,有一年大年三十,村里有个老人倒在茅缸里淹死了。果子来子二话不说,赤脚跳到河里,把那个冰冷的身体用河水洗得干干净净。他说,要让死者清清爽爽地走。离开家乡后,我只见过果子来子一次。在有一年我回乡探亲的路上,我遇到了他。数年不见,他不好意思叫我小名了,只称我“老朋友”。他问我什么时候再一起等电?我笑着说不出来话,眼里却已分明地湿润了。

记忆中的花园

□ 肖霞

冷风所到之处,一片苍茫。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,我想,记忆中的花园应该还是红的红的绿,百花争妍吧?抑或是正被裹在温暖的塑料棚里,恬恬地舒睡着,享受祖父细心的呵护吧?祖父爱那片园子,就像爱自己的生命,爱那些花草,就像爱自己的孩子。走进园子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叠嶂而上的一串红,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儿,却是最灿烂的生灵。一排排花儿伸长了脖子迎着阳光,争着抢着对阳光报以最热烈的情怀,向世界展示最艳丽的色彩。微风吹过,这些家伙轻轻摇晃着脑袋,颤动着轻盈的花瓣。闭上眼,仔细听,那是生命的乐曲。红的一串串,还有黄的一片片,分布在两旁花圃里。那是什么花,我已记不清。只见一盆盆黄色的花朵依次排开,阳光下一片金黄,绚丽夺目。似乎想要赛过一串红的艳丽。花圃两旁的篱笆,祖父会定期修剪。修去了枝枝蔓蔓,剪去了横斜逸出,理出了一排排绿色的卫士。无论何时,那些篱笆都是最忠实的使者,守着那些娇嫩的花,也守着祖父一片爱花的心。再走,这儿是一株株马蹄莲,漏斗形的花瓣,泛着白玉般的光泽,衔着一小簇米黄的嫩蕊。那儿是一丛丛的菊花,走近菊花,还来得及欣赏那些高洁之士,冷不丁被脚下一丛丛翠绿如玉的东西给吸引住,原来是青菜。这些青菜,也别有一番情趣。下雨的午后,祖父会着雨靴入园子拔一两棵青菜,打两个鸡蛋,煮一包泡面。翠的是叶,黄的是蛋,再加上面条,热气腾腾,只需一口,从嘴巴一直暖到胃里。无论是寂寞萧瑟的晚秋,还是万木枯败的冬天,祖父的园子,始终温暖如春。那些花儿,走过寂寥,抗拒萧条。始终仰着脸向世界报以最明媚的笑容。就像祖父,走过了早年的艰辛,熬过了晚年的落寞,将那片赤诚献给了脚下的土地。我想,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里,那片花园依然还是暖如春风吧?如果——祖父还在的话!

你所听过的风,都有别人的梦

□ 杨柳

你所听过的风,都有别人的梦。或欢喜,或伤感。只是,他们都掩埋在风声里,是岁月带走了所有的哀愁,只剩下微风轻拂你的眉头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好事,坏事,都成往事。带不走的,是我们埋在心里的那一丝疼痛,偶尔还是会提醒,困住我们的那一个噩梦。你所听过的风,都有别人的梦。你听,时而狂风呼啸,时而慵懒花开。你听,那都是风儿的寄托。你听懂了没?有没有一丝丝的风,抚摸了你的心动?有没有一顷刻的时光,惹得你的心痛?当风儿吹过,请闭上眼睛,去感受,风的温度和倾诉,因为,你所听过的风,都有别人的梦。